

中共的反霸權論述：新時代與舊傳統*

梁 梓 然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

摘要

十八大之後，中國奮發有為的外交風格常被視為中國積極謀求霸權的表現，但習近平又屢次提到中國堅決反對霸權主義，並強調「中國夢不是霸權夢」。不同於大多文獻忽略這一類主張的作法，本文認為反霸權論述非常重要，因為它不僅是包含中共世界觀的意識形態論述，也是中共對外塑造正當性的話語體系。

本文透過梳理中共反霸權論述的發展歷史，並對習近平的 2486 篇講話進行文字探勘，以了解中共反霸權論述的意涵與意義。本文將比較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在十五大至二十大的報告文本，分析在奮發有為的外交新時代，反霸權論述將產生何種變化。

本文指出，中共語境中的霸權是強權政治的代名詞，反霸權論述是中共在外交領域具有實用主義色彩的意識形態論述，它由「反霸」和「不稱霸」兩部分內容構成，並且具有「變形蟲」特徵，會順應外交需要延伸其內涵。基於反霸權論述在時間軸上的分布，我們發現當中國與外界激烈對抗或中國需要建立國際形象時，反霸權論述就會增加，我們認為這意味著這套論述是服務於中共對外的對抗性需求與正當性需求。最後，在比較習近平與江澤民、胡錦濤的講話文本之後，本文發現習近平的講話中「不稱霸」的表述更加具體，整體的對抗性更強，並且明確了中國在「反霸」事業上領導者的角色。本文認為這是中國的外部環境與習近平個人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註* 本文所用資料來自寇健文教授主持的國科會研究計畫《胡錦濤和習近平時代菁英流動的差異：領導人政治性格、權力格局與民衆期望氛圍》(MOST 107-2410-H-004-180-MY3)，感謝寇健文教授提供資料以及對作者的幫助，感謝倪世傑博士與簡立宇對本文的技術支持與幫助。本文初稿曾發表於 2022 年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舉辦的「習近平特色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世界觀與公共治理」研討會。感謝薛健吾副教授、黃瓊萩教授與張廖年仲副研究員對本文的評論以及提供的寶貴建議。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與編委會的指正與建議，以及期刊編輯助理的幫助。

關鍵詞：霸權、中國外交政策、文字探勘、意識形態

* * *

壹、前言

「霸權」是中國外交用語中的重要概念，自 1970 年代起，中共就以反霸權論述樹立自身國際形象，與第三世界國家建立統一戰線。時過境遷，當下的中國已經成為有實力爭取「霸權」的強國，種種跡象亦顯示中國正在謀求更大的國際影響力（Chang-Liao 2016a; Hu 2019; Roy 2019; Zhang 2015），但作為「新時代」的領導者，習近平仍然頻頻提及「堅決反對霸權主義」，並承諾「中國永遠不稱霸」。

如何看待「奮發有為」外交政策與「不稱霸」外交承諾之間的落差？現有文獻往往對「不稱霸」說法抱持懷疑態度，乃至於將其視為中國掩蓋擴張野心的政治話術（Roy 2019）。但本文認為，「奮發有為」與「不稱霸」之間並無實質衝突，關鍵在於理解中共語境中霸權的意涵與反霸權論述的意義。

中共語境中的「霸權」指的是什麼？中共的反霸權論述意義為何？在奮發有為的外交新時代，這一套論述有何變化、傳遞出何種訊號？本文將在梳理反霸權論述歷史的基礎上，對習近平的 2486 篇講話進行文字探勘，並比較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在十五大至二十大的報告文本，回答上述問題。

本文認為，反霸權論述是中共在外交領域具有實用主義色彩的重要意識形態，它具有「變形蟲」特性並且服務於中共的對抗性與正當性需求。在習近平的大國外交時期，中共的反霸權論述不會發生實質變化，一是因為這套論述已成為中共的傳統，二是因為中共對「霸權」有著有別於西方的獨特定義——它並非是指客觀的領導地位，而是指一種不正當、不道德的領導（Cunningham-Cross and Callahan 2011; Nordin 2016），故即使中國更積極地承擔「大國責任」，它都不可能成為自己口中的「霸權」。因此，新時代反霸權論述的大方向不會改變，但存在一些微妙的變化：一方面，它更直接地對抗「霸權」，另一方面，它更強調中國在「反霸權」中扮演領導角色。

本文希望透過審視「反霸權」這一意識形態傳統，了解中共對世界秩序的看法。近年來，隨著中國國力的提高，越來越多學著開始關注中國的世界觀，其中，「天下」作為一種典型的中國式的對世界秩序和國際關係的想像，引起了眾多國

際關係學者的關注與討論（Callahan 2008; Dreyer 2015; Feng, He, and Yan 2019; Wang 2017; Wang 2021）。反霸權論述與天下理論存在相似之處，都涉及中國對於現有世界秩序的認知與批判，以及理想狀態與實現方式。不同的是，天下理論是國際關係學者提出的論述，而「反霸權」是中共官方的意識形態論述。本文認為，作為歷史最悠久的中共官方外交論述之一，反霸權論述值得認真研究，它將實質地影響中國的外交政策與中國人對國際政治的認知與想像——當中國在指責別國是霸權時，自身也透過強權政治這一現實主義框架來理解各國的外交行為；當中國宣傳自己反霸權和不稱霸的立場時，也為中國人提供一套不同於西方的話語體系與道德立足點。

在上述理論貢獻之外，本文的研究意義在於以下三點：首先，本文藉助文字探勘技術，補充了相關研究「見樹不見林」之不足。目前已有一些關於中共語境中的「霸權」意涵的研究，學者們基於中國國際關係學者的文本或者中共歷代領導人的反霸權論述，指出「霸權」在西方國家與中國語境中的差異（Cunningham-Cross and Callahan 2011; Nordin 2016）。但這一類研究採用傳統的質性分析方法，可能導致選樣偏差、失之偏頗，且無法對反霸權論述出現的時間點與趨勢進行分析。本文利用文字探勘能夠處理大量文本的優勢，不僅能夠準確地定位反霸權論述相關文本，還能分析該論述的頻率與趨勢，以此來驗證反霸權論述的背景與意義。目前已有學者將文字探勘技術應用到中共外交政策並得出了富有啟發性的成果，例如邵軒磊（2019）基於習近平的演講語料對中共的外交戰略進行精彩的探索性研究，本文希望在借鑑此類研究的基礎上，對反霸權論述進行深入的討論。

其次，本文透過比較反霸權論述在不同時期的微妙差異，描述習近平時期外交政策的變化。目前，已有不少關於習近平時期中共外交政策的變化的文獻，其中一類研究是基於中國的外交行為或政策的討論（Chang-Liao 2016a; Nie 2016; Poh and Li 2017），另一類是對領導人講話、外交話語等文本進行分析（Hu 2019; Poh and Li 2017; Zhang 2015）。本文屬於後一類研究，但本文特別聚焦於反霸權論述，因為該論述具有實用主義特徵，如果中國意圖挑戰現有的國際秩序或謀求領導地位，將反映在反霸權論述之上。

最後，從最現實的角度而言，本文希望透過釐清中共語境中「霸權」的意涵，指出目前中西方存在各說各話的情況，進而減少誤判。如後文所述，在中共的話語體系中，霸權包含仗勢欺人的負面意涵，而英文的 *hegemony* 則是指中性、客觀的領導地位。當中國宣稱自己不稱霸時，並非指自己不追求更高的國際地位，而是指自己不會成為仗勢欺人的霸權。類似的，當西方觀察家指出中國在謀求霸權

(hegemony) 時，大多指中國意圖成爲國際上的領導者，但在中國看來，是在指責自己是「搞霸權、霸凌」的強勢國家。這一系列的各說各話源於中共對「霸權」的獨特定義^①，但這種定義已發展成中共的意識形態傳統，因此需要更細緻的研究。

本文的各章節安排如下：除本節之外，第二節回顧兩類相關文獻，一類是對習近平時期外交政策變化的討論，另一類是中國外交領域意識形態的相關研究；第三節將回顧反霸權論述傳統的發展，指出反霸權論述的性質、特徵與意義，並基於習近平時期中國面對的外部環境以及習近平個人的政治認知，提出本文假設；第四節介紹研究方法，包括文字探勘的資料庫、分析策略以及操作，以及用於比較的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三人講話的文本選擇；第五節介紹研究發現，包括霸權的意涵、反霸權論述的結構、特徵與意義、「新時代」反霸權論述的特徵；最後是總結全文。

貳、新時代奮發有爲的外交與不稱霸的承諾

在十八大之後，中國的外交變得更加積極自信，西方觀察家將其視爲中國正在謀求地域乃至於全球霸權的表現，但中國領導人又屢屢保證中國不會稱霸。如何理解積極的外交行爲與「不稱霸」保證之間的落差？本文認爲釐清反霸權論述的意義是其中的關鍵。本節將回顧兩類文獻：一是習近平時期外交政策的相關討論，我們將展示中國外交的變化，並指出「不稱霸」言論與實際情況的落差；二是關於中國外交領域的意識形態相關研究，本文認爲，作爲一個重要的意識形態論述，反霸權論述的討論尙且不足。

一、新時代的外交：更自信的中國在謀求「霸權」？

十八大之後，中國外交政策的變化引起了學界的關注。學界普遍認爲，在新領導人習近平治下，中國逐漸摒棄了「韜光養晦」外交方針，取而代之的是更加積極乃至於強勢 (assertive) 的外交政策 (Chang-Liao 2016a; Roy 2019)。大多數學者

註① 新葛蘭西學派代表人物 Cox 在 1983 年引入霸權概念的文章中就早已觀察到中共對霸權的獨特定義，他指出：當中國稱蘇聯是霸權主義時，即包含了對蘇聯支配地位 (dominance) 的描述，也含有指責它是帝國主義 (imperialism) 的意義，這種理解與葛蘭西學派對霸權的定義相當不同 (differ so much from the Gramscian sense of the term) (Cox 1983, 170)。

都將認同習近平時期中國外交政策有所不同 (Poh and Li 2017)，一些學者更是宣稱中國外交已步入新的階段 (Hu 2019; Zhang 2015)。目前已有一系列關於中國外交政策的連續性與變化的研究，這些文獻按研究方法可分為兩類：一是觀察中國外交實踐，二是分析外交政策話語、領導人講話等文本。

一些學者透過梳理中國的外交政策與外交行爲，指出習近平時期中國外交政策出現了三個明顯的變化：第一，習近平時期的中國更積極地參與國際事務，承擔與國力相稱的責任^②。一方面，這一時期的中國在聯合國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並大力支持 G20 與金磚國家等多邊機構。另一方面，中國加大了對國際和平的貢獻，例如 2014 年中國第一次向聯合國派遣作戰部隊，此乃中國在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外交傳統上重要轉變 (Chang-Liao 2016a; Huang 2022, 115; Poh and Li 2017)；第二，中國更積極地謀求大國地位，尤其是中國依靠強大國力，在經貿領域投入大量資源以重塑區域經濟秩序，具體作爲包括「一帶一路」倡議，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倡導亞太自由貿易區 (FTAAP) 挑戰美國提出的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 (TPP) (Liu 2020; Poh and Li 2017)；第三，在面對與周邊國家的領土糾紛時，中國表現出更加強硬的態度維護「核心利益」。習近平在第一個任期就大力推動海軍現代化，在東海建立了防空識別區、在南海進行填海活動 (Chang-Liao 2016a; Poh and Li 2017)。在海洋領土糾紛上，中國不僅在 2013 年 2 月拒絕參加菲律賓提起的南海仲裁案，也在 2016 年 7 月宣布拒絕接受裁決 (Nie 2016)。上述種種跡象表明，習近平時期的中國不僅已經熟悉國際政治的遊戲規則，而且正在積極地從規則的被動接受者轉變爲全球規則的重新制定者 (Chang-Liao 2016a; Poh and Li 2017)，走向奮發有爲的大國外交。

另一些學者透過分析外交政策、領導人講話、外交話語等文本，指出中國外交戰略的變化。例如，Zhang (2015) 指出習近平講話中蘊含了堅定地維護國家利益的決心。作者強調，雖然保護國家利益無可厚非，但習近平首次將這一目標與和平發展政策掛鉤，一定程度暗示了中國不會爲維護和平犧牲核心利益；Poh 和 Li (2017) 發現習近平講話中多次回顧了「百年屈辱」，提倡建立「新型國際關係」以取代「舊的殖民體系」，試圖提出一種與基於民主價值觀的西方外交模式不同的良性外交願景。作者從這些官方話語中勾勒出一個新的外交「大戰略」(grand

註②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加強了中國菁英階層對全球權力平衡轉變的信心，自胡錦濤執政後期，中國便開始更積極地承擔大國責任，但總體而言仍是「走在溫和和強硬的鋼絲之上」(Zhao 2023, 78)。到了習近平時期，中國更加明確、積極地以大國之名參與國際事務 (Poh and Li 2017)。

strategy) —— 用胡蘿蔔加大棒的方法實現「中國夢」的願景。類似的，基於對以習近平講話爲主的外交領域的文本，Hu (2019) 指出中國外交變得更加雄心勃勃並且強調中國特色，Chang-Liao (2016a) 指出習近平講話表現出其對於重塑全球規則的興趣。

從上述文獻來看，習近平時期的中國的外交比以往更加積極自信，更主動地承擔大國責任，爭取大國地位。如果我們用新現實主義或新自由主義對「霸權」的定義，即霸權是基於權力優勢在國際政治體系中處於領導地位的國家 (Gilpin 1981, 34-35; Kindleberger 1975, 28-29; Keohane 1984, 243-245; Snidal, 1985)，來審視中國這一時期的行爲，我們較容易得出中國在積極謀求「霸權」的結論。

有趣的是，中國官方一再強調自己不稱霸，也不打算成爲新的霸權。例如，習近平在 2019 年 11 月會見 2019 年「創新經濟論壇」外方代表的講話中提到：「我們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這個夢絕不是『霸權夢』。我們沒有準備去取代誰，只不過是讓中國恢復應有的尊嚴和地位，過去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屈辱決不會重演。」(新華網 2019) 習近平在多個場合都強調：「無論發展到什麼程度，中國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③。

如何看待中國「絕不稱霸」的言論？學界普遍對這一說法抱持謹慎、懷疑的態度。例如，Roy 在 1998 年的文章就曾指出中國官員「中國永不稱霸」的保證沒有說服力，並在 2019 年進一步提出要警惕「不稱霸」等外交說辭，認爲這一類主張是中國擴張主義的偽裝 (Roy 1998; 2019)。Sutter (2020, 4) 指出中國否認尋求地區和全球的主導地位是一貫的外交話語，但事實上中國對外的實踐卻是充滿變化的。Swaine (2010) 提出雖然中國官員反覆聲明中國無論強弱都不會稱霸，但西方觀察家普遍無視這樣的說辭，認爲中國的外交變得更加強勢，並且正在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

由此可見，在中國外交變得越來越自信的事實下，中國反霸權與不稱霸言論往往被認爲混淆視聽的說辭，進而被無視。但筆者發現，中國之所以反覆宣稱不稱霸立場，是因爲中國對「霸權」有著不同於西方的定義，這種認知來源於中共反霸權論述的傳統。反霸權是中國外交領域重要的意識形態，它具有工具價值，亦是一套合理化自身外交行爲的意識形態論。只有了解反霸權論述在中共話語體系中的意義，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國如何看待自身與其他國家的行爲。接下來，筆者將回

註③ 習近平在多個場合的講話中均提到這一句話，例如 2017 年 10 月的十九大報告 (習近平 2020, 46)，2021 年 4 月的博鰲亞洲論壇 (新華網 2021)。

顧意識形態在中國外交中的作用的相關研究，以及現有的反霸權論述的相關研究，進一步闡明本文的研究價值。

二、中國外交的意識形態傳統

如何看待中國外交領域的意識形態？不同的學者有不同觀點。一些學者認為意識形態在中國外交中處於次要地位，例如 Zhao（2016）指出中國外交是一種實用主義式的（Pragmatism）外交，換句話說，中國外交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或自由主義理想基本無關，而是以國家利益為主要考量。Zhao（2016）指出，改革開放之後，意識形態在外交決策中的重要性便急劇下降，基於國家利益的務實計算才是指導外交的主要因素。這種實用主義外交的表現包括中國只接受有利於自身的國際規則、拒絕與國家利益衝突的國際規則，並保持在戰術上靈活，在策略上微妙，避免出現對抗性，但對於涉及中國切身利益或引發歷史敏感的國家毫不妥協。

實用主義一定程度解釋了中國外交中的反覆無常，但仍有一些學者認為意識形態很重要，具有代表性的是 Levine（1994）對意識形態在中國外交中的作用的分析。Levine（1994）將中國外交領域的意識形態分為正式與非正式意識形態：正式意識形態是清晰、系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例如冷戰時期的社會主義陣營與帝國主義陣營二元對抗的意識形態論斷就屬於典型的正式意識形態；非正式意識形態是非系統的、沒有完整表述的，它的主要內容是中國的民族主義。Levine（1994）的洞見在於，他認為正式意識形態並未消失，它蘊含的對外部敵人的恐懼會被吸收到非正式的意識形態之中，兩者一同為中國菁英提供了一套觀察世界的價值觀，影響他們的外交政策選擇。

在「正式意識形態」（Levine 1994）勢微之後，一些意識形態與論述引起學界的關注。民族主義是被提及最多的意識形態之一，許多學者都注意到民族主義填補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衰弱之後的意識形態空洞（Chen 2005; Sutter 2020,10; Zhao 2013）。在民族主義之外，「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新的外交口號也受到了關注，Nathan 和 Zhang（2021）指出這一概念包含三個層次的意義，包括與美國的外交政策形成對比、將中國視為現有國際秩序的捍衛者，以及將中國定位為世界的領導者。

反霸權論述作為中共對外的經典論述之一，目前已有一些文獻分析中國語境中「霸權」概念。例如 Cunningham-Cross 和 Callahan（2011）基於閩學通的論述，指出「霸權」在西方國家與中國語境中的差異：在英文語境中，霸權（hegemony）

通常是中立的中描述性詞匯，指主導的力量；但在中國，形容一個國家是霸權時，這個國家會被認為是不道德和邪惡的。Nordin（2016）基於中共歷代領導人以及中國學者的反霸權論述，指出中文的霸權指不道德的領導，並指出中共反霸權主要反對的是西方國家「不尊重差異，且期望他人變得像想像中的美國 / 西方」的行為與話語。

上述研究準確地捕捉了霸權在中文語境中指「不道德的領導」，為外國理解中共口中的霸權提供了有益資訊，但仍存在一些不足。首先，上述研究主要基於中國學者理論，缺乏對中國領導人論述的全面分析，而本文認為領導人講直接展現中國對霸權的理解與對世界秩序的想像，實為更重要的分析文本。其次，目前對霸權概念的研究多採取傳統的質性研究途徑，尚未運用文字探勘技術，難以捕捉論述的全貌，也無法分析趨勢。

本文認為，反霸權論述值得更全面的研究。首先，它與民族主義等意識形態具有相似的功能——在舊的意識形態表述淡出之後，為外交政策提供了一套正當性論述；其次，反霸權論述極大地影響了中國國民如何看待國際關係與他國行為。在宣傳與教育之下，官方的反霸權論述已經相當深入人心，中國民眾熟練地使用「霸權」來批評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例如，反美霸權的敘事在中國互聯網上日益流行，許多中國網民相信美國制裁華為事件是美國蓄意的霸權行為（Chen et al. 2022; Zhang 2020）；再次，反霸權論述自毛澤東時期就是「正式意識形態」（Levine 1994）的一部分，與它同時期的「反帝國主義」的說法早已不見於中國的官方論述，作為為數不多的、延續至今的冷戰時期的論述之一，為何它仍然能適用於當今的中國和世界局勢，這本身就值得探究。最後，筆者借用 Nathan 和 Zhang（2021）的一句話總結研究反霸權論述的意義：「雖然中共的價值觀是一種外交工具，但不意味著它沒有意義，它對於表達它的人和目標受眾都有意義。」

參、反霸權論述：舊傳統與新時代

中共的反霸權論述由來已久，常見於與他國的言辭交鋒以及國際重要場合之中，是中共外交領域中的重要意識形態論述。本節的任務有兩個，一是闡述中共反霸權論述的特徵、性質與意義，即反霸權論述的傳統；二是討論習近平時期的反霸權論述可能的變化，即這一論述在新時代的特徵。我們將基於反霸權論述的歷史發展，分析反霸權論述的意義，並結合習近平新時代中國外交的變化，討論這一時期

反霸權論述可能的發展。

一、中共反霸權論述的歷史發展

中共反霸權論述有兩條主線，一是反對霸權，二是強調自己不稱霸。這種論述在毛澤東時代就已初具雛形，在鄧小平時代發展成爲完整的論述並延續至今。

毛澤東沒有明確地論述反霸權思想，但毛澤東常提的「帝國主義」（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美帝國主義）與現今中共論述中更常使用的「霸權主義」的內涵有重疊的部分^④，即透過強權政治手段謀求稱霸世界，這表現在毛澤東曾用「霸住（某地）」、「稱霸」、「獨霸」等詞來形容美帝國主義^⑤（姜安 2012; 曹應旺 2019）。

除了指責美蘇爭霸，毛澤東在 1970 年代亦提出了「不稱霸」的口號，劃清中國與謀求霸主地位的美蘇的界限（曹應旺 2019）。毛澤東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爲中共的反霸權論述奠定了雛形，1974 年鄧小平在聯合國第六屆特別會議上的發言則進一步闡述了三個世界理論，直指美國與蘇聯是「妄圖稱霸世界的兩個超級大國」（共產黨員網 2015）。

1974 年鄧小平在聯合國大會的講話對中共的反霸權論述有三個重要的意義。首先，鄧小平界定了中共眼中的「霸權」，將「霸權」與「霸道」劃上了等號，也就是「以大欺小、以強凌弱、以富壓貧」。這種霸權以美蘇爲代表：「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大國，妄圖稱霸世界。它們用不同的方式都想把亞非拉的發展中國家置於它們各自的控制之下，同時還要欺負那些實力不如它們的發達國家。」（共產黨員網 2015）

其次，中共開始用「霸權」取代「帝國主義」，用「反霸」奠定中國在國際舞臺的正當性。在此之前，中共批評美蘇最常用的概念是「帝國主義」和「超級大國」。雖然這篇講話中仍然頻繁使用「帝國主義」，但「霸權」作爲一個新的概念，共出現 12 次，且在開篇第一段的結尾，就明確提到「中國政府希望會議……爲促進各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特別是霸權主義的鬥爭，作出積極的貢獻。」（共

註④ 根據 David Shambaugh（1993, 79-82）的研究，在大多中國馬克思主義者的認知中，帝國主義指的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階段，而霸權是一種政策和行爲類型。但也有學者指出，在 1980 年代前，人們對霸權的認知還不明確，認爲霸權是一種制度。筆者認爲，從腳註 5 的文本與 1974 年鄧小平在聯合國第六屆特別會議上的發言可以看出，毛澤東時期的霸權和帝國主義的內涵相當接近。

註⑤ 例如：「四大洲美國都想霸住（1958 年）」、「美帝國主義稱霸全世界的侵略計劃，從杜魯門、艾森豪威爾、甘迺迪到約翰遜，是一脈相承的（1964 年）」、「現在一些大國欺負我們……什麼印度洋、太平洋都被他們霸占著（1970 年）」。詳見姜安（2012）、曹應旺（2019）。

產黨員網 2015)

最後，除了「反霸」，中共還透過強調自己「不稱霸」進一步加強自己的正當性。在講話中，鄧小平反覆強調中國是第三世界國家，在此基礎上論述中國在國際上的兩個定位：一是中國和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站在一起，支持第三世界國家爭取民族解放，共同反殖、反帝、反霸；二是中國沒有做霸權的野心，鄧小平不僅說中國當時不謀求霸權，也承諾在未來不會變成一個「在世界上稱王稱霸，到處欺負人家」的超級大國，如若不然，「全世界人民同中國人民一道，打倒它。」（共產黨員網 2015）

鄧小平在聯合國大會的講話是中共首次明確提出霸權概念與反霸立場，可以視為中共反霸權論述的建立。在 1980 年代，鄧小平將反霸權論述上升到更高的地位，他將「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與「加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爭取實現包括臺灣在內的祖國統一」並列作為 80 年代中共的三大任務（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 1993, 3）。

值得注意的是，1980 年代後的「霸權」概念淡化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色彩，更具有實用主義特徵。在 1970 年代，中共偏向於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立場定義霸權，這一時期的霸權與資本主義制度掛鉤，這體現在中共在指責蘇聯是霸權時，也強調這是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在蘇聯國內的復辟造成的後果（Cheng 1985）。到了 1980 年代，「霸權」一詞的馬克思主義列寧色彩已經相當淡化，該詞更多地指強權政治的外交政策，它不再局限於資本主義陣營，只要是中共反對的強權政治都屬於霸權（Shambaugh 1993, 79-82）。

到了 1990 年，面對「過去兩霸爭奪世界，現在比那個時候複雜得多，亂得多」的世界格局，鄧小平又重申不稱霸的立場：「第三世界有一些國家希望中國當頭。但是我們千萬不要當頭……中國永遠不稱霸，中國也永遠不當頭。」（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 1993, 3）

到了江澤民時期，美蘇兩強爭霸的時代已經結束，「霸權」最初指向的對象只剩下美國，而此時的中國已經在國際舞臺上擁有一定聲量。在新的時代背景下，中共仍繼承了冷戰時代的反霸權論述。江澤民在 2000 年在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上提出世界進入多極時代，但「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仍然存在」。另一方面，「無論什麼時候，中國都永遠不稱霸。這是中國人民對世界的莊嚴承諾。」（江澤民 2000）

胡錦濤時期，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西方各國對中國崛起對國際秩序的威脅以及稱霸的野心的疑慮和警惕開始蔓延，「中國威脅論」一時成為主流輿論。面對西方對中國的猜忌甚至恐懼，胡錦濤提出「和平崛起」、「和諧世界」論述，這些論

述都延續了反霸權論述的核心，即反對霸權與不稱霸。

習近平時期的中國客觀上已具備「爭霸」的條件。然而即使中國的地位已不同以往，即使這一時期的外交戰略變得更激進，反霸權論述仍然屢屢出現在習近平的講話之中。例如，習近平在十九大和二十大的報告中都提到「中國無論發展到什麼程度，都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習近平 2020, 46），這一說法幾乎是 30 多年前鄧小平聯合國大會講話的翻版。

二、中共反霸權論述的特徵、性質與意義

回顧中共反霸權論述的發展，我們發現中共反霸權論述具有兩個特徵。第一，中共定義的「霸權」和主流的國際關係理論中的「霸權」相距甚遠。在國際關係領域，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學派將「霸權」（hegemony）視為一個具有領導地位的國家（Gilpin 1981, 34-35; Kindleberger 1975, 28-29; Keohane 1984, 243-245; Snidal, 1985），但中共語境中的霸權指不正當的領導地位。換句話說，英文中的 hegemony 指的是中性的、領導的力量，而中文的霸權則包含著「不道德的領導」的指控（Cunningham-Cross and Callahan 2011; Nordin 2016）。因此，當中國說中國不走「國強必霸」的老路時，並不是說中國不追求成為國際社會的領導者，而是指中國不會成為一個欺負弱小、霸道行事的國家。

第二，中共的反霸權論述是由「反霸」與「不稱霸」論述組成，兩者共同塑造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正當性。一方面，中國是「反霸」的同盟，它站在弱勢的一方，共同反對國際上恃強凌弱的霸道行徑；另一方面，中國自身「不稱霸」，中國強調自身是愛好和平、信奉大小國一律平等的正義力量，哪怕中國有稱霸的實力，也不會稱霸。

本文認為，反霸權論述是中共在外交領域的重要意識形態論述。根據 Heywood（陳思賢譯 2009, 12）的經典定義，意識形態有三個特點：第一，它通常以「世界觀」的形式對現有秩序提出解釋；第二，它提出關於未來理想的藍圖；第三，它解釋如何從現狀達到理想。中共的反霸權言論涉及了上述三個層次的論述：首先，它認為現在世界上存在不合理的「霸權」，這些霸權國家以大欺小、霸道行事；其次，理想的世界秩序應當是各國平等，實力較弱的國家不受強權干涉；最後，中國會帶領弱勢國家對抗霸權，實現平等的國際秩序。在後文中，我們將基於習近平講話中的反霸權論述，進一步闡釋這三個層次的內涵。

作為外交領域的意識形態，反霸權論述帶有實用主義的色彩，它是中國對抗敵

對國家與爭取國際支持的外交工具。中國外交被一些學者視為是基於利益考量的實用主義式外交（Sutter 2020, 7; Zhao 2016），Nathan 和 Zhang（2021）雖然強調理解中國的價值觀很重要，但也指出中國的價值修辭往往是一種推進外交政策目標的工具。本文認同這一觀點，在筆者看來，反霸權論述便是一套具有明顯的實用功能的意識形態論述：首先，它具有攻擊性，當強權國家試圖干涉中國內政時，便可以指責對方的行為是霸權行徑；其次，它可以透過「不稱霸和反霸權」的立場加強中國在國際政治上的正當性。從反霸權論述的起源來看，該論述最初也是服務於彼時中國的對抗性與正當性需求：1974 年的中國一方面需要對抗美蘇霸權，尤其是蘇聯的擴張（Cheng and Zhang 1999），另一方面需要在聯合國爭取第三世界國家的支持。從結果來看，鄧小平透過申明中國反霸與不稱霸的立場，建立起有別於其他常任理事國的形象，講話中的「反霸」和「不稱霸」承諾讓中國收穫了發展中國家的支持（Vogel 2011, 84）。

反霸權論述的實用主義色彩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中共的霸權是一個變形蟲的概念，隨著國際形勢和中國處境的不同，「霸」所指的對象和行為也不同。正因如此，霸權已經發展成一個適應中國不同發展階段論述需要、批評外國的「萬能詞彙」，它常常被用於不具名批評別國，也包含延伸概念。當鄧小平在 1970 年代提出反霸的口號時，它是和「反殖、反帝」一同出現的，當時針對的是美蘇，指控美蘇為了爭霸而剝削、壓迫、掠奪第三世界國家的行為。到了現在，在習近平的講話中，霸權常常和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逆全球化、新干涉主義一同出現，反霸反的是破壞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破壞國際秩序的行為，維護的是多邊主義和國際公平正義。

第二，反霸權論述的頻率會隨著中國的處境與外交戰略有所波動，它將配合外交戰略與而適時出現或有意淡化。例如，1990 年代的中國在韜光養晦的外交戰略指導下，面對美國的強硬立場，中國仍然淡化了對抗美國霸權主義的言辭（Sutter 2020, 22）。既然反霸權的主要功能是對抗別國以及加強正當性，那麼當中國與他國激烈對抗時，或者當中國需要增強自己對外行為的正當性時，反霸權論述的頻率應當上升。基於上述討論，我們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 1a 當中國對外對抗性需求增加時，反霸權論述的頻率也將增加，尤其是論述中「反霸權」相關內容的頻率將增加。

假設 1b 當中國對外正當性需求增加時，反霸權論述的頻率也將增加，尤其是論述中「不稱霸」相關內容的頻率將增加。

三、新時代的反霸權論述

透過前文梳理我們得知，在 1970 年代鄧小平奠定反霸權論述的基礎之後，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繼承了這套論述傳統，反霸權論述成爲存續至今的「正式意識形態」（Levine 1994）。不同領導人在不同場合一再重申中國反霸權的立場以及不稱霸的承諾，相關表述相差無幾。由此可見，反霸權論述已成爲中共爲外交政策辯護的傳統論述，習近平的講話總體而言是這種傳統的延續。

然而，鑑於習近平時期的外交政策出現了諸多變化，我們認爲，「新時代」的反霸權論述將呈現新的特徵。如前文所述，習近平時期的外交政策出現了從「韜光養晦」向「奮發有爲」的重要轉向（Chang-Liao 2016a; Hu 2019; Nathan and Zhang 2021; Poh and Li 2017; Roy 2019; Zhang 2015）。除此之外，習近平時期外交的決策模式以及領導風格也與前任有很大的不同（Hu 2019; Sutter 2020, 26-28）。由此可見，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外交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外交戰略、風格和目標都發生了變化。作爲一種具有實用主義色彩的意識形態，這一時期很可能由於國際權力結構的變化以及領導人個人的領導風格，而具備新的時代特徵。

就結構性因素而言，較之美蘇爭霸時代，中國面臨國際局勢已有翻天覆地變化，哪怕與江澤民、胡錦濤時期相比，習近平時期中國的實力和處境也很不同。在 2008 年金融危機之後，許多中國菁英階層認爲全球力量的變化正在朝向中國有利的方向發展，中國應當承擔更多的大國責任（Chang-Liao 2016a; Christensen 2011; Scobell and Harold 2013），隨後中國在 2010 年超越日本成爲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經濟實力的增強亦爲中國與美國抗衡提供了經濟基礎。與國力提升相對應的是，習近平時期的中國處於相對不利的戰略環境。自 2011 來歐巴馬政府的重返亞太政策以來，中國承受著來自美國越來越大的戰略壓力，這種壓力在川普上臺之後持續加強。2017 年川普政府將中國列爲「戰略競爭對手」，並稱將美國戰略重點轉移到印太地區，中美雙方衝突頻繁，以至於「修昔底德陷阱」被一再提及。與此同時，中國與菲律賓、日本等國的領土爭端加劇，使中國維護地區環境穩定上面臨比前任更大的挑戰（Liu 2020; Zhang 2015）。

簡而言之，一方面，中國已經變得太大，必須放棄部分外交傳統，更加積極主動地承擔大國責任（Christensen 2011），另一方面，習近平時期的中國處於與美國這一「霸權」的激烈對抗之中，承受了較之前任更大的壓力。在這樣的環境之中，習近平提起霸權時，可能會用更加強烈的言辭來指責霸權對中國的欺壓，並且會將自己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以大國姿態來與霸權對抗。

習近平個人因素也勢必會影響他的反霸權論述。一些學者已指出，習近平個人偏好和領導風格很大程度影響了中國的外交政策朝自信的方向發展（Chang-Liao 2016b; Hu 2019）。習近平對於黨和國家有著強烈的歷史責任感，相信自己能夠帶領中國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且願意冒險去實現目標，具有「敢於鬥爭」的精神（Hu 2019; Kou 2021）。相信「唯有主動迎戰、堅決鬥爭才有生路出路」（習近平 2022, 83）的習近平在面對「霸權」的打壓或施壓時，更有可能採取抗拒而非妥協的姿態。在習近平看來，霸權是正在採取實際行動危害中國核心利益、阻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敵人。面對這樣的敵人，習近平在其反霸權論述中，很可能增加對抗性內容，更少提及與霸權合作的可能性。基於上述討論，我們提出以下假說：

假設 2 與江澤民、胡錦濤相比，習近平的反霸權論述中將增加與霸權對抗的內容。

假設 3 與江澤民、胡錦濤相比，習近平的反霸權論述中將更加強調中國在反霸權事業上的領導作用。

肆、研究設計

本文試圖說明中共反霸權論述的意涵與意義，以理解中國不斷重申「反霸權」和「不稱霸」的緣由，此外，本文將透過為比較習近平反霸權論述與前任的異同，分析「新時代」外交政策的變化。本文計劃對習近平講話進行文字探勘，深入分析中共語境中「霸權」的內涵，並將其放在時間軸上進行考察以驗證前文假設，並且比較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三位領導人在黨代會的報告內容以總結反霸權論述在新時代的特徵。本節將對文字探勘與文本分析的方法進行說明。

一、文字探勘研究設計

本文收錄了自 2012 年 11 月 15 日至 2022 年 4 月 12 日習近平講話 2486 篇，共計 323.6 萬字。資料來源以《求是》雜誌、人民日報、人民網、新華網、《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共四卷）》（習近平 2014; 2017; 2020; 2022）、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為主，另外還包括共產黨員網、國防部網、《解放軍報》等其他官方網站或出版物作為補充。在收錄原文之後，經過去重、資料清洗，經由分詞等處理，形成本文欲分析之語料庫。

本文將結合「霸權」一詞出現的上下文脈絡，對「霸權」的意涵進行文本分析。利用 R 的 *quanteda* 套件，我們定位到 39 篇講話中出現「霸權」，總計 51 個段落，我們將基於這些段落與「霸權」的前後文，分析「霸權」的內涵。另外，我們將提取「霸權」前後 10 個分詞進行詞頻統計，找到霸權的共現詞^⑥，以輔助我們理解「霸權」一詞的使用場景與指涉對象。

僅僅定位到「霸權」兩個字對於考察霸權的意義是不夠的，我們還需要建立「霸權」辭典。這是因為當習近平在批評他國是霸權時，不一定使用「霸權」這個詞，他會用許多詞來指代霸權或霸權行爲，例如強買強賣、長臂管轄，甚至還有「對中國人民頤指氣使的教師爺」（習近平 2020, 184）這樣的俗語。如果我們只看「霸權」這兩個字，而忽略了這些霸權的變形體，我們將錯過很多中共詮釋的霸權，也將低估習近平指責別人是霸權的頻率。

本文建立「霸權」辭典的方式是在抽樣的基礎上用人工閱讀的方式挑選出「霸權」的變形詞。本文的抽樣策略是利用 STM 技術幫助我們識別重要文本。首先，我們使用 R 的 STM 套件對分詞後的文本進行主題建模，挑出 Expected Topic Proportion (ETP) > 0.5 的文本合組成爲一個資料集^⑦；接著，將 20 個主題的資料集，以 R 的 *Textrank* 套件進行詞彙篩選，找出這一主題的關鍵詞組，再結合 ETP 數值而來的文本的排序，對 20 個主題的意涵進行人工判斷；最後，我們在 20 個主題中選取 8 個重要主題，並根據 ETB 數值排列出與這個主題高度相關的文本，自高到低選取 9~21 篇講話進行閱讀^⑧，每一個主題閱讀字數在 5 萬至 10 萬字不等，平均一個主題爲 6.5 萬字，共閱讀 52.3 萬字。

在確定文本之後，本文以人工閱讀的方式建立「霸權」詞典，共有 4 位研究助理參與收集「霸權」變形詞的工作，所有詞彙均經過 6 人研究團隊討論之後方才加入「霸權」詞典。建立霸權詞典的步驟如下：首先，研究助理找出文本中所有批評外國的負面詞彙；接著，研究團隊就這些詞彙進行集體討論，剔除掉與霸權主義無關的詞彙^⑨，確定剩下的詞彙與霸權相關，建立起「霸權」辭典。

註⑥ 共現詞分析的目的在於展現霸權的使用場景，而非直接說這些共現詞就是霸權指涉的對象。例如，「中國」與「霸權」常常共同出現，但這絕不意味著中國是霸權。後文的研究發現會對這一點進行更詳細的說明。

註⑦ 本文設定一篇文本可以擁有 20 項主題分布，假定一篇講話的 TopicX' s ETB>0.5，則這篇講話主要是討論 TopicX，屬於與 TopicX 高相關的文本。

註⑧ 每篇的字數不同，故選取的篇數也不同。

註⑨ 被剔除出「霸權」詞典的詞主要有兩類：一是「歷史上的敵人」，如「列強」、「帝國主義列強」，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研究習近平反霸權論述的意義，本文假設反霸權論述是服務於中共對外的對抗性需求與正當性需求。爲了驗證這一論點，我們將「霸權」以及霸權的變形詞的詞頻放到時間軸上進行考察，將詞頻與現實中的大事記連接起來進行分析，以考察反霸權論述出現的原因與意義。

二、比較習近平的反霸權論述與前任的異同

要研究習近平的反霸權論述的獨特性，我們勢必要將其與其他中共領導人的說法進行比較。但礙於本文沒有收錄胡錦濤等中共領導人的講話，無法直接用文字探勘技術進行比較。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認爲較合適的做法是找到不同領導人在相同場合中對中國反霸權立場的論述，對這些文本進行人工比對。

我們發現，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均有單獨的一節涉及中國外交政策的內容：江澤民在十五大、十六大上的報告對應的節是「九、國際形勢和對外政策」，胡錦濤在十七大、十八大上報告對應的節是「十一、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和「十一、繼續促進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習近平在十九大上報告的相關節的標題是「十二、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二十大的標題是「十四、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人民網 2022）^⑩。

上述文本中均涉及對霸權的描述以及中國的反霸權立場，例如胡錦濤在十八大的講話中提到：「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新干涉主義有所上升」、「中國反對各種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不干涉別國內政，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人民網 2022）

由此可見，領導人在黨代會中報告外交政策、提及反霸權論述已成爲中共領導人的傳統。我們認爲，十五大至二十大的五個講話中的外交政策小節，爲我們比較習近平和前任反霸權論述的異同提供了合適的文本。在這些文本的基礎上，我們能夠比較習近平與江澤民、胡錦濤講話異同，以了解習近平反霸權論述的獨特之處。

這些詞彙雖然很重要，但不屬於中國當下批判的「霸權」；二是「意識形態的敵人」，如「總是企圖讓我們黨改旗易幟、改名換姓」，這些雖然也屬於廣義的霸權，但這是更直接的意識形態的對抗，與「霸」的關係較弱。

註^⑩ 十五大至二十大報告均出自人民網（2022）的「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數據庫」，該網頁包含了中共一大至二十大的報告全文。

伍、研究發現

在這一節，我們將報告研究發現，報告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文字探勘的結果，首先，我們將基於霸權的語境、共現詞以及人工建立的霸權辭典，分析反霸權論述的意涵與結構。其次，我們將霸權詞頻放在時間軸進行考察，分析反霸權論述出現的背景與意義；第二部分是習近平與江澤民、胡錦濤的反霸權論述的比較結果，我們將基於三人在全國黨代會的報告，分析「新時代」反霸權論述的特點。

一、「霸權」的意涵：強權、霸道與舊秩序

本文認為，中共語境中的霸權是強權政治的代名詞，即具有權力優勢的國家為自身利益干涉他國事務或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別國，它代表的是「誰手臂粗、拳頭大誰說了算」（習近平 2022, 462）的國際秩序。

首先，霸權是一種強權政治，涉及強國對弱國的干涉或干預，它的核心是「霸」，有霸凌和霸道的意味，這包含力量的不對稱之前提，也包含仗勢欺人、以大欺小的意涵。霸權的意涵從以下兩則習近平講話中可見一斑：

講話 1：解決國際上的事情，不能從所謂「實力地位」出發，推行霸權、霸道、霸凌（習近平 2022, 434）。

講話 2：任何我行我素、唯我獨尊的行徑，任何搞霸權、霸道、霸凌的行徑，都是根本行不通的！不僅根本行不通，最終必然是死路一條（習近平 2022, 78）！

其次，在習近平講話中，霸權代表的是一種不合理的「誰手臂粗、拳頭大誰說了算」（習近平 2022, 462）的舊國際秩序。這一舊秩序由少數有權力的國家掌控，並且為這些國家服務，至今仍主宰著國際政治。這種秩序應當被平等的、為全人類服務的、新的國際秩序取代，而中國在改變舊秩序、建立並維護新的國際秩序中發揮關鍵作用：

講話 3：國際規則應該是世界各國共同認可的規則，而不應由少數人來制定。國家間的合作應該以服務全人類為宗旨，而不應以小集團政治謀求世界霸權（習近平 2022, 428）。

講話 4：什麼是當今世界的潮流？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和平、發展、合作、共贏。中國不認同「國強必霸」的陳舊邏輯。當今世界，殖民主義、霸權主義的老路還能走得通嗎？答案是否定的（習近平 2014, 266）。

講話 5：要廣泛宣介中國主張、中國智慧、中國方案，我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有能力也有責任在全球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同各國一道為解決全人類問題作出更大貢獻……要倡導多邊主義，反對單邊主義、霸權主義，引導國際社會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建設新型國際關係。要善於運用各種生動感人的事例，說明中國發展本身就是對世界的最大貢獻、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智慧（習近平 2022, 317）。

二、反霸權論述的性質、結構與特徵

在前文中，筆者指出中共的反霸權論述是一種意識形態，包含對現有秩序的認知、未來理想的藍圖以及實現理想的方式（陳思賢譯，Heywood 著 2009, 12），基於習近平講話的文本，筆者對此進行進一步說明：首先，在習近平的認知中，當前的國際秩序是「誰手臂粗、拳頭大誰說了算」（習近平 2022, 462）的強權政治，強國恃強凌弱，霸權國家為了自身利益圍堵、打壓、對抗他國，上文引用的講話 1、2、3 包含了對這種霸權主義的指控；其次，國際政治的理想狀態是消滅霸權，實現「國際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著辦」（習近平 2022, 461），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最後，實現理想的方式是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聯合起來反對霸權，中國在這項反霸權事業中扮演著關鍵乃至於領導的角色，上文的講話 5 便傳遞了這一資訊。

反霸權論述是由「反霸」和「不稱霸」兩種論述構成，這種結構從表 1 的共現詞可見一斑。從表 1 我們可以看出，反霸權論述不只包含對霸權的指控，還包含著中國倡導發展、和平、合作，並且承諾中國不會稱霸的內容。換言之，習近平用「霸權」劃了一條敵我的分界線，對面是霸權國家，這一端是中國：一方面，中國是反對霸權的鬥士，堅決反對各種形式的霸權，維護多邊主義與公正的國際秩序；另一方面，中國是有實力的大國，但中國堅持和平發展道路，不會和霸權國家沆瀣一氣，也不會成為新的「霸權」。如表 1 所示，「中國」是「霸權」共現頻率最高

的詞，這絕不意味著中國說自己是霸權，而恰恰是因為中國既是「反霸」的主體，也是「不稱霸」承諾的主體，因此才會常常與霸權二字共同出現。換句話說，中國與霸權二字共同出現之時，便是中國重申自己反霸權的立場以及不稱霸的決心之際。

表 1 習近平講話中霸權的共現詞

| 分類 | 共現詞 | 詞頻 |
|--------|------------|----|
| 形容霸權 | 強權政治 | 24 |
| | 單邊主義 | 12 |
| | 保護主義 | 7 |
| | 對抗 | 7 |
| 霸權的對立面 | 發展 | 43 |
| | 和平 | 24 |
| | 合作 | 24 |
| | 多邊主義 | 20 |
| | 和平發展 | 16 |
| | 共贏 | 14 |
| | 世界和平 | 11 |
| | 人類命運共同體 | 10 |
| | 互利 | 9 |
| | 共同發展 | 8 |
| | 尊重 | 8 |
| | 利益 | 7 |
| | 全球治理 | 7 |
| | 建設 | 7 |
| | 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 | 7 |
| | 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 6 |
| | 協調 | 6 |
| | 開放 | 6 |

| 分類 | 共現詞 | 詞頻 |
|----------|--------|----|
| 中國不稱霸的立場 | 和平發展道路 | 11 |
| | 堅定不移 | 9 |
| | 社會主義 | 9 |
| | 永遠不稱霸 | 8 |
| 主體 | 中國 | 65 |
| | 世界 | 27 |
| | 發展中國家 | 14 |
| | 國際 | 14 |
| | 中國人民 | 13 |
| | 我國 | 11 |
| | 國際社會 | 9 |
| | 人類 | 9 |
| | 聯合國 | 8 |

說明：(1) 分析的文本為習近平講話中包含「霸權」一詞的段落，共有 49 個段落，10588 字；(2) 共現詞指「霸權」一詞前後 10 個分詞，表中報告的是詞頻大於 6 的分詞；(3) 詞頻指共現詞在「霸權」一詞前後 10 個分詞中出現的頻率；(4) 表中的分類為作者為了方便讀者閱讀而根據詞義進行的人工判斷，並非演算法的結果；(5) 因篇幅所限，表格沒有報告不具有具體指向性的共現詞，如問題、貢獻、面臨。

資料來源：筆者自製。

本文認為，中共的反霸權具有實用主義的色彩，表現之一是反霸權論述具有「變形蟲」特徵，這一套論述批評的對象和行為會隨著當時外交的需要而變化。表 2 報告了我們透過人工閱讀建立的霸權辭典，如表 2 所示，「霸權」概念覆蓋的行為和現象非常寬廣，在國際上「搞小圈子」、干涉別國內政、輸出「模式」等等都屬霸權的範疇。除此之外，「霸權」還會根據現實的需要添加新的內容，例如貿易保護主義、干涉香港事務、向外輸出「模式」——這幾項都並非中共反霸權論述中的傳統，而針對當時的時事與局勢做出回應。

表 2 習近平講話中霸權的替代詞（部分）

| 不平等的國際秩序 | 貿易 | 利己主義 |
|--------------------------------|------------------|---------------------|
| 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 | 割裂貿易、投資、技術的高牆壁壘 | 把一己之利凌駕於人類利益之上 |
| 國際上搞小圈子 | 搞歧視性、排他性標準、規則、體系 | 唯我獨尊 |
| 國際上的事應該由大家商量著辦，不能由一國或少數幾個國家說了算 | 經濟霸權主義 | 搞擴張 |
| 強權政治 | 強買強賣的霸道 | 損人利己 |
| 恃強凌弱 | 人為設置壁壘 | 極端利己主義 |
| 搞小圈子 | 貿易保護主義 | 為一己之私挑起事端 |
| 輸出「模式」 | 干涉別國 | 干涉中國 |
| 以意識形態劃界 | 從他國的動蕩中收穫穩定 | 利用香港對內地進行滲透破壞的活動 |
| 意志強加給中國 | 從別國的困難中謀取利益 | 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 |
| 意識形態偏見 | 長臂管轄 | 吞下損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苦果 |
| 強加於人 | 單邊霸凌 | 疫情政治化、汙名化 |
| 哪種模式注定高人一等 | 干涉內政 | 挑戰中央權力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權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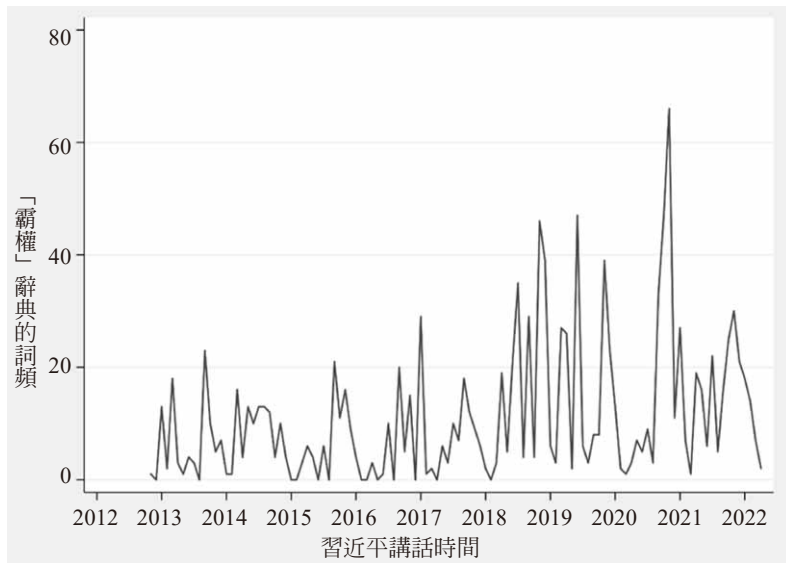
說明：(1) 表中的分類為作者為了方便讀者閱讀而根據詞義進行的人工判斷，並非演算法的結果；(2) 因篇幅所限，表中僅報告部分結果。

資料來源：表中辭典是基於抽樣的52.3萬字的習近平講話文本，以人工閱讀的方式建立。具體操作請見第四節。

三、反霸權論述的意義：服務於對抗性與正當性需求

接著，我們轉向習近平反霸權論述意義的討論，我們將以反霸權論述的詞頻在時間軸上的分布為切入點，重點分析頻率較高的時點與背景，藉此了解霸權論述會在什麼時候出現以及習近平講話的目的。

圖 1 霸權辭典詞頻分布 (2012.11~2022.4)



說明：圖中詞頻為本文所建立霸權辭典之詞頻。霸權辭典系以人工閱讀的方式建立，具體建立方式請參見第四節，辭典部分內容請參見表 2。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圖 1 展示了霸權辭典詞頻在習近平上臺之後的分布情況。圖 1 告訴了我們幾個重要資訊：第一，反霸權論述在時間軸上呈現多個波段的波動，反霸權論述往往在一個時間段內快速增加，隨後回落，而非均勻分布；第二，以習近平的任期（2017 年年底）為界，在習近平的第二個任期，反霸權論述的詞頻遠大於第一個任期。此外，第一個任期的波段之間相距的時間較長，而第二個任期波段之間的時間間隔很短（尤其是 2018 年~2020 年期間），說明在第二個任期中反霸權論述總量變多了，頻率也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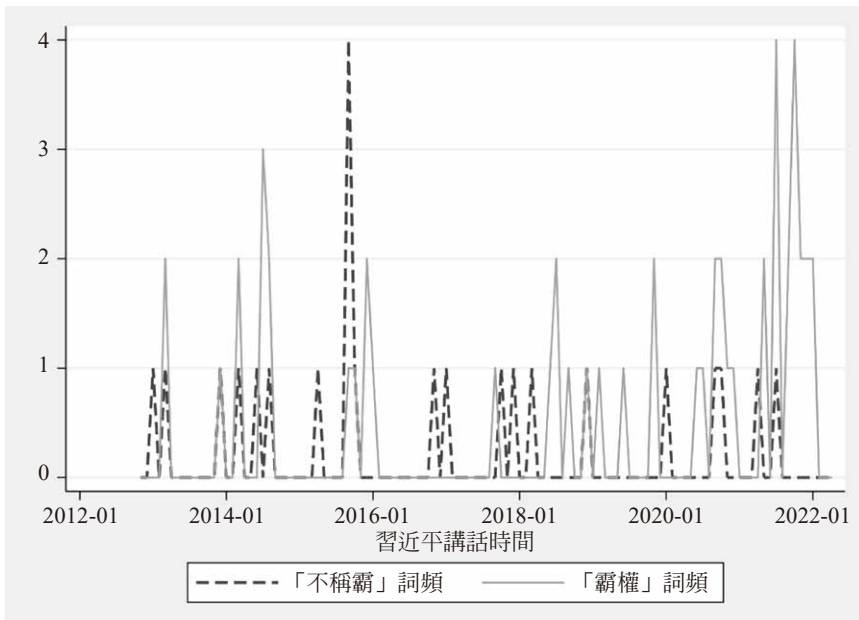
根據本文統計，霸權詞典詞頻頻率最高的月份由高到低依次是 2020/11、2019/6、2020/10、2018/11、2018/12、2020/9，將臨近的時間合併，就是 2020.9~2020/11、2019/6、2018/11~12 這三個時間段，這三個時間對應的背景分別是美國 2020 總統大選、中美貿易戰白熱化階段（同月習近平出訪俄羅斯等國）、中美貿易戰升溫（美國副總統 Pence 10 月的講話傳達美國對華政策轉向信號）。這三個時間點都是美中關係發展的重要時刻，同時也是兩國激烈對抗的時刻。

雖然習近平第一個任期中反霸權論述出現的次數相對較少，但同樣值得關

注。根據統計，2018 年之前，2017/1、2013/9、2015/9 是霸權辭典頻次最高的月份。這三個時間點對應的背景是川普就任美國總統（同月習近平出訪瑞典、參加世界經濟論壇）、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出訪哈薩克時提出）、中國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70 周年大會（同月習近平出訪美國、並在聯合國峰會發表講話）。這三個時間點都是習近平對外塑造中國形象，爭取國際支持的時段。

綜合上述分析，我們認為，中共的反霸權論述既是中共對國際局勢的反應，也是其主動出擊的武器。當中國與別國處於激烈的對抗時，霸權是中國戴在敵人頭上的帽子，中國將圍繞著這一個「罪名」對其加以指責，劃清敵我界限以捍衛自己的權益；而當中國自己在國際上面臨正當性危機，比如被美國稱為修正主義大國，或「一帶一路」被稱為債務陷阱外交時（Brautigam 2017），中國也會用反霸權論述來防禦自己，強調自己是站在反霸權一邊，且絕對不稱霸。另外，中國在提升自己的影響力，如推動「一帶一路」時，也需要反霸權論述型塑的「反霸權」形象來論證自己的正當性。簡而言之，反霸權論述是服務於中共的對外對抗性需求與正當性需求。

圖 2 「霸權」與「不稱霸」詞頻分布 (2012.11~2022.4)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圖 2 進一步驗證了中共反霸權論述是服務於中共的對抗性與正當性。在上文中，我們指出中共的反霸權論述是一種結合「反霸權」與「不稱霸」的論述，圖 2 呈現了這種一體兩面性，我們看到不稱霸與霸權這兩個分詞出現的時機大多是重合的。

圖 2 顯示 2018 年之前「不稱霸」和「霸權」的頻次是一致的（均是 16 次），但 2018 年之後，「霸權」的詞頻遠大於「不稱霸」的頻次（35 比 7）。我們認為，這是因為「反霸權」論述主要滿足中共的對抗性需求，「不稱霸」論述主要滿足其正當性的需求。在 2018 年之前，由於「一帶一路」的戰略規劃需要反霸權的立場與不稱霸的承諾來增加中共的正當性，因此霸權與不稱霸頻率相當。但在 2018 年之後美中持續對抗，中國的對抗的需求大大增加，以霸權為代名詞與美國隔空交戰成為中國外交場域的常態，習近平講話中反霸權論述也頻繁出現，因此「霸權」的詞頻大幅增加。

總而言之，透過考察反霸權論述在時間軸上的分布，我們發現中共的反霸權論述呈現波段分布，當中共對外的對抗性需求與正當性需求增加時，反霸權論述就會增加，本文的假設 1a 與假設 1b 得到了驗證。中共的反霸權論述既是中共對國際局勢的反應，也是其主動出擊的武器，它可以用來不指名道姓地攻擊中國的敵人，也可以用來抵抗外界對其大國外交戰略的質疑或者主動釋放善意增強自身在國際舞臺上的正當性。

四、習近平反霸權論述的變化：與江澤民、胡錦濤時期的比較

在這一小節，我們將基於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三人在全國黨代表大會上 6 次報告分析習近平與前任在反霸權論述中的異同。

表 3 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講話中的「反霸權」與「不稱霸」內容

| | 反霸權 | 反對霸權干涉中國 | 不稱霸 |
|--------------------|---|---------------------------|----------------------|
| 江澤民 (十五大, 1997) | 要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國與國之間應通過協商和平解決彼此的糾紛和爭端，不應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不能以任何藉口干涉他國內政，更不能恃強凌弱，侵略、欺負和顛覆別的國家。 | 決不允許別國把他們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強加於我們。 | 我們不把自己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強加於人 |

| | 反霸權 | 反對霸權干涉中國 | 不稱霸 |
|--------------------|--|--|---|
| 江澤民 (十六大, 2002) | 我們主張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各國政治上應相互尊重, 共同協商, 而不應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反對各種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 | | 中國永遠不稱霸, 永遠不搞擴張。 |
| 胡錦濤 (十七大, 2007) | 我們堅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平等, 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 不干涉別國內部事務, 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中國反對各種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 | | 永遠不稱霸, 永遠不搞擴張。 |
| 胡錦濤 (十八大, 2012) | 中國反對各種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 | 我們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決不會屈服於任何外來壓力。 | 不干涉別國內政, 永遠不稱霸, 永遠不搞擴張。 |
| 習近平 (十九大, 2017) | 堅決摒棄冷戰思維和強權政治, 走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國與國交往新路……反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 反對干涉別國內政, 反對以強凌弱。 | 中國決不會以犧牲別國利益為代價來發展自己, 也決不放棄自己的正當權益, 任何人不要幻想讓中國吞下損害自身利益的苦果。 | 中國發展不對任何國家構成威脅。中國無論發展到什麼程度, 永遠不稱霸, 永遠不搞擴張。 |
| 習近平 (二十大, 2022) | 當前, 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一方面, 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歷史潮流不可阻擋……另一方面, 恃強凌弱、巧取豪奪、零和博弈等霸權霸道霸凌行徑危害深重, 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 人類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中國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 堅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一律 | | 中國奉行防禦性的國防政策, 中國的發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長, 無論發展到什麼程度, 中國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 |

| | 反霸權 | 反對霸權干涉中國 | 不稱霸 |
|--|--|----------|-----|
| | 平等，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和社會制度，堅決反對一切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反對冷戰思維，反對干涉別國內政，反對搞雙重標準 | | |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人民網（2022）「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數據庫」所製。

表 3 整理了三位領導人的相關表述。從相同點來看，習近平的反霸權論述基本延續了中共傳統。從表 3 我們可以看出，在反霸權和不稱霸立場的表述上，習近平的說法與江、胡二人基本一致。在反霸權的部分，都提到了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反對干涉別國內政、以強凌弱。在不稱霸的部分，從 2002 年開始，江、胡、習三人在講話中都提到不稱霸，即承諾中國不稱霸和不搞擴張。

從不同點來看，習近平的反霸權論述有三個改變。首先，不稱霸的表述更加具體。在重申中國不稱霸立場時，十九大報告中加入了「中國發展不對任何國家構成威脅」的表述，並強調「中國無論發展到什麼程度」都不稱霸，二十大報告中另外加入了「中國奉行防禦性的國防政策，中國的發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長」，這較之前的「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更加具體，增強可信度的意味更濃。我們認為，這是因為到了習近平時期，中國已經發展成為可以與美國競爭的大國，並且在外交政策上表現得更加強硬、自信，這加深了外界對於中國謀求世界霸權的疑慮和擔憂。在面對更加具體的質疑時，就必須拿出更加具體的外交辭令增加可信度。因此為了提升中國對外政策的正當性，習近平在強調中國不稱霸立場時，就有了上述新的說法。

其次，習近平的反霸權論述中的對抗性更強，尤其是對霸權干涉中國事務表現出強烈抗議。從表 3「反對霸權干涉中國」內容可以看出，早在 1997 年，江澤民曾反對強加意識形態給中國，但這個傳統並沒有延續，2003、2008 年均沒有再出現類似表述，直到 2012 年十八大上胡錦濤提到「決不會屈服於任何外來壓力」。到了 2017 年十九大，習近平用了更加強硬的態度和直接了當的說法來反對霸權干涉中國：「中國決不會以犧牲別國利益為代價來發展自己，也決不放棄自己的正當權益，任何人不要幻想讓中國吞下損害自身利益的苦果。」結合習近平上任後，中美關係的持續惡化，這裡「任何人」基本指涉美國。二十大報告中沒有明確地反對霸

權干涉中國的內容，但將霸權放到了國際秩序與人類未來的角度進行討論，並首次在報告中提出「反對搞雙重標準」。

由此可見，不同於江、胡反霸權論述中不具有指向性的、泛泛的「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習近平的講話中明確反對別國干涉中國發展，並表現出與損害中國利益的勢力對抗的決心。如何理解習近平反霸權論述中對抗性的增強？這既是對於一些國家違反中國利益的挑釁行動回應（Zhang 2015），也與習近平崇尚鬥爭的政治信念有關。如第三節所述，習近平認為政治的本質是衝突，他強調要「依靠鬥爭贏得未來」（習近平 2022, 83），因此在面對敵人損害自身利益的行為，傾向鬥爭到底，而非忍氣吞聲或者妥協退讓。

表 4 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講話中提到的合作對象與中國的大國角色

| | 提到的要團結 / 合作的對象 | 中國的大國角色 |
|--------------------|--|---------|
| 江澤民 (十五大, 1997)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第三世界國家 2) 發展中國家 3) 鄰國 4) 發達國家（原文：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繼續改善和發展同發達國家的關係） | |
| 江澤民 (十六大, 2002)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第三世界 2) 發展中國家 3) 周邊國家 4) 發達國家（原文：我們將繼續改善和發展同發達國家的關係） 5) 聯合國和其他國際及區域性組織 | |
| 胡錦濤 (十七大, 2007)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發展中國家 2) 周邊國家 3) 發達國家（原文：我們將繼續同發達國家加強戰略對話） 4) 各國政黨和政治組織（原文：我們將繼續開展同各國政黨和政治組織的交流合作） | |

| | 提到的要團結 / 合作的對象 | 中國的大國角色 |
|--------------------|---|---|
| 胡錦濤 (十八大, 2012)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發展中國家 2) 發達國家 (原文: 我們將改善和發展同發達國家關係……推動建立長期穩定健康發展的新型大國關係) 3) 聯合國 4) 二十國集團 5) 上海合作組織 6) 金磚國家 7) 各國政黨和政治組織 (原文: 我們將開展同各國政黨和政治組織的友好往來) | 中國將堅持把中國人民利益同各國人民共同利益結合起來, 以更加積極的姿態參與國際事務, 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 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 |
| 習近平 (十九大, 2017)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發展中國家 2) 周邊國家 3) 大國 (原文: 推進大國協調和合作, 構建總體穩定、均衡發展的大國關係框架) 4) 聯合國 5) 各國政黨和政治組織 (原文: 加強同各國政黨和政治組織的交流合作) 6) 最不發達國家 (原文: 加大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援助力度) | 中國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 倡導國際關係民主化, 堅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平等, 支持聯合國發揮積極作用, 支持擴大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中國將繼續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 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 不斷貢獻中國智慧和力量。 |
| 習近平 (二十大, 2022) |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大國 (促進大國協調和良性互動, 推動構建和平共處、總體穩定、均衡發展的大國關係格局) 2) 周邊國家 3) 發展中國家 4) 各國政黨和政治組織 5) 聯合國 6) 世界貿易組織 7) 亞太經合組織 8) 金磚國家 9) 上海合作組織 | 中國始終堅持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外交政策宗旨, 致力於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堅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同各國發展友好合作, 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 深化拓展平等、開放、合作的全球伙伴關係, 致力於擴大同各國利益的匯合點。促進大國協調和良性互動, 推動構建和平共處、總體穩定、均衡發展的大國關係格局。…… |

| | 提到的要團結 / 合作的對象 | 中國的大國角色 |
|--|----------------|--|
| | | <p>中國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堅定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不斷以中國新發展為世界提供新機遇，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更好惠及各國人民……中國願加大對全球發展合作的資源投入，致力於縮小南北差距，堅定支持和幫助廣大發展中國家加快發展。</p> <p>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踐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推進國際關係民主化，推動全球治理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中國堅持積極參與全球安全規則制定，加強國際安全合作，積極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為維護世界和平和地區穩定發揮建設性作用。</p> |

資料來源：筆者根據人民網（2022）「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數據庫」所製。

最後，習近平明確了中國在「反霸」事業上領導者的角色，表示要發揮「負責任大國的作用」，並初步展現了要領導國際社會建立新秩序以代替霸權政治的決心。從表 4 可以看出，在十八大之前，江、胡在講話中都沒有提及中國的大國角色，十八大胡錦濤第一次指出要「以更加積極的姿態參與國際事務，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到了 2017 年十九大上，習近平延續了這樣的說法，表示「將繼續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二十大報告中論述中國的大國責任與領導地位的篇幅明顯增加，報告先從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出發，進而強調中國在構建穩定的大國關係之間的重要性，最後表明自身積極幫助發展中國家並參與全球治理，並且首次提及「中國堅持積極參與全球安全規則制定」以及在聯合國維和行動中的積極作用。

上述言論都是習近平期望中國在外交事務上更加奮發有為的表現。不僅如此，習近平首次用「大國」替代了以往江、胡講話中的「發達國家」，提出要與對

方建立大國關係。總而言之，在習近平之前，中國的定位是與第三世界或廣大發展中國家站在一起共同反對霸權，而在習近平講話中，中國已經是領導其他發展中國家共同反對霸權的大國，並表現出領導國際秩序的決心。

伍、結論

隨著中國國力增強，世界越來越關注中國是否會成爲新的霸權，習近平推行的大國外交戰略加重了外界對於中國謀求霸權的疑慮。面對質疑，習近平多次強調中國不稱霸，但西方國家與媒體往往並不買帳。本文認爲，習近平的反霸權論述並非是掩蓋其野心的政治話術，而是在特殊霸權定義的基礎上對其立場的闡釋。這種中西方對霸權不同的理解，造成了兩者對於「中國是否謀求霸權」的不同判斷。因此，我們認爲釐清習近平講話中霸權的意涵與反霸權論述的意義，對我們了解習近平眼中的世界秩序以及中國在其中的定位十分重要。

透過梳理反霸權論述的歷史發展，本文指出，反霸權論述是中共在外交領域的重要意識形態論述，它具有實用主義色彩，並且服務於中共對外的對抗性與正當性需求。

在對 2486 篇習近平講話進行文字探勘和文本分析的基礎上，我們發現，中共語境中的霸權是強權政治的代名詞，即具有權力優勢的國家「仗勢欺人」之行爲，它代表的是「誰手臂粗、拳頭大誰說了算」（習近平 2022, 462）的國際秩序；其次，這一套論述由「反霸」和「不稱霸」兩部分內容構成；再次，這一套論述具有「變形蟲」特徵，會順應外交需要而延伸其內涵，霸權的具體表現包括干涉他國內政、貿易保護主義、在國際上搞「小圈子」以及輸出「模式」進行意識形態攻擊等；最後，從反霸權論述在時間軸上的分布來看，我們發現當中國與外界激烈對抗時（如中美貿易戰），以及中國需要維護國際形象（如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時，反霸權論述就會增加，這意味著這一套論述是服務於中共的對抗性需求與正當性需求。上述的實證觀察驗證了本文的假設 1a 與假設 1b。

透過對比習近平與江澤民、胡錦濤在全國黨代會的報告，我們發現習近平的反霸權論述基本延續了中共傳統，但也具有三個變化：不稱霸的表述更加具體、反霸的對抗性更強、明確了中國在「反霸」事業上領導者的角色，這與本文的假設 2 與假設 3 相符。我們認爲這是中國面臨的外部環境與習近平個人的政治認知的共同結果：從外部環境來看，首先，隨著國力提升和外交風格的變化，外界對於中國稱霸

的疑慮增強，故不稱霸的表述需更具體明確；其次，習近平時期中國承受了比前任更大的外界壓力，因此反霸權表述更具有對抗性；最後，這一時期的中國更加積極地謀求大國地位，因此更強調自身在「反霸」事業上領導者的角色。另一方面，習近平信奉「唯有主動迎戰、堅決鬥爭才有生路出路」（習近平 2022, 83），因此在面對外界壓力，尤其是美國針對中國的打壓，會以反霸權之名義進行抗爭。

本文的研究限制與未來發展方向如下：首先，本文對習近平講話資料庫的文本分析與文字探勘屬於初探性質的研究，筆者計劃在未來將進一步利用已建立的習近平講話資料庫，進行情緒計算或主題建模等方式，探討反霸權論述與事件或其他講話主題之間的關聯性，以積累理論知識^①；其次，本文未建立江澤民、胡錦濤的講話資料庫，因此無法用文字探勘技術對比習與前任的反霸權論述的異同。筆者希望在未來有機會對歷代領導人的講話進行更詳細的對比，並梳理出更加完整的反霸權論述的發展脈絡；最後，本文在分析習近平講話時，並未區分其講話對象與場合，這可能遺漏部分有益資訊。自 2012 年以來，在「講好中國故事」的對外宣傳戰略之下，中國外宣的重點轉向推廣中國模式與塑造大國形象，用追求世界和平發展的「中國夢」反擊西方主流媒體的中國威脅論（Tsai 2017; Wang 2023; 邵軒磊 2019）。習近平不僅透過申明「不稱霸」立場提出了有別於西方的、國際關係領域中的中國模式，還用「霸權」框架詮釋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國家的對外行為，可見反霸權論述是「講好中國故事」和「講他國故事」的結合^②。在本文的資料庫中，反霸權論述在對內、對外講話中均有出現。該論述是內外一體適用的「融通中外」，亦或是隨著講話對象而有所變化的「內外有別」（邵軒磊 2019）？這是未來研究可深入討論的議題。

習近平的霸權觀繼承了中共霸權論述的傳統，也隨著國際形勢而產生了新的內容，這是因為中共的反霸權論述本身就是為了對抗與加強正當性的意識形態，是一種實用工具，具有變形蟲的特徵。但本文認為，反霸權論述並非只是場面話，它對中共會產生實質的約束力，它在對外塑造中國的正當性之時，也型塑著中國領導人與中國人的世界觀。當習近平說出「搞霸權、霸道、霸凌必然死路一條」（習近平 2022, 78）這樣的言論之後，若中國做出恃強凌弱的霸權行為，中共很難用新的論述填平這個落差。因此，我們認為，習近平的反霸權論述還會持續，反霸權與不稱霸的言論仍會支撐中共的對抗性需求與正當性需求。在不稱霸的承諾下，中國將維

註① 感謝審查人提供的寶貴建議。

註② 感謝審查人提供的寶貴建議。

持「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傳統，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放棄透過其他「非霸權」方式謀求更多的國際影響力乃至領導地位，因為在習近平的定義中，這並非謀求霸權。

* * *

(收件：111 年 9 月 19 日，接受：112 年 5 月 10 日)

Anti-Hegemony Discour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New Era and The Tradition

Ziran Liang

Doctor of Philosophy. Ph. D.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After Xi Jinping came to power, his assertive diplomatic style was seen as seeking hegemony. However, Xi Jinping reiterated that China resolutely opposed hegemony, and “the Chinese dream is not a dream of hegemony.” Unlike most literature that ignores such claims,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discourse on anti-hegemony is important because it represents not only an ideological discourse encompassing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worldview but also a discourse system for the CCP to establish its legitimacy.

This research reviews the history of the CCP’s anti-hegemony discourse and analyzes 2,486 speeches by Xi Jinping using text mining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CCP’s anti-hegemony discourse. This paper also compares the report texts of Jiang Zemin, Hu Jintao, and Xi Jinping from the 15th to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analyzes how the anti-hegemony discourse has evolved in the new era of major-country diplomac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CCP, hegemony is synonymous with power politics, and the anti-hegemony discourse serves as a practical ideological discourse used by the CCP in the field of diplomacy. It consists of two parts: “anti-hegemony” and “non-hegemony”, and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moeba”, which will expand its connotation according to diplomatic needs. Based on the distribution of anti-hegemony discourses on the time axis, we found that when China is in fierce confrontation with other countries or China needs to establish a good international image, anti-hegemony discourses will increase. We believe that anti-hegemony discourses meet the CCP’s external confrontation and legitimacy needs. Finally, after comparing the speech texts of Xi Jinping, Jiang Zemin, and Hu Jintao, the paper finds that the expression of “not seeking hegemony” in Xi Jinping’s speech is more specific, so the China’s leadership role in counter-hegemony becomes clearer.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this shift is influenced by China’s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Xi Jinping’s personal factors.

Keywords: Hegemony,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ext Mining, Ideology

參考文獻

- 人民網，2022，〈中國共產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數據庫〉，<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index.html>，查閱時間：2023/3/9。People's Daily Online. 2022. “Zhongguo gongchandang lici quanguo daibiao dahui shujuk” [Database of Previous National Congress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ccessed on March 9, 2023).
-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1993，〈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1993. *Dengxiaoping wenxuan, disanjuan* [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 Vol. 3]. Beijing: People's Publication House.
- 共產黨員網，2015，〈鄧小平在聯大第六屆特別會議上的發言〉，<https://news.12371.cn/2015/09/28/ARTI1443384874163974.shtml>，查閱時間：2023/3/9。Communist Party Member Website. 2015. “Dengxiaoping zai lianda diliujie tebie huiyi shang de fayan” [Deng Xiaoping's Speech at the Sixth Special Session of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Accessed on March 9, 2023).
- 江澤民，2000，〈在聯合國千年首腦會議上的講話〉，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0/content_60462.htm，查閱時間：2023/3/9。Jiang, Ze-min. 2000. “Zai lianheguo qiannian shounao huiyi shang de jianghua” [Speech at the 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Summit]. (Accessed on March 9, 2023).
- 邵軒磊，2019，〈機器學「習」：以文字探勘法探索習近平時期之大外宣戰略〉，《中國大陸研究》，62 (4)：133-157。Shao, Hsuan-lei. 2019. “Jiqi xue ‘xi’: yi wenzi tankanfa tansuo xijinping shiqi zhi da waixuan zhanlue” [Machine Learning: An Application of Text Mining to Xi's Grand External Propaganda Strategy]. *Mainland China Studies*, 62 (4): 133-157.
- 姜安，2012，〈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的政治考量與時代價值〉，《中國社會科學》，(1)：4-26。Jiang, An. 2012. “Maozedong ‘sange shijie huafen’ lilun de zhengzhi kaoliang yu shidai jiazhi”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and Times Value of Mao Zedong's “Three Worlds” Theory].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1): 4-26.
- 曹應旺，2019，〈毛主席反對霸權主義思想述論〉，《毛澤東研究》，(5)：55-65。Cao, Ying-wang. 2019. “Mao zhuxi fandui baquan zhuyi sixiang shulun” [Commentary on Chairman Mao's Opposition to Hegemonism]. *Study on Mao Zedong*, (5): 55-65.
- 習近平，2014，〈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Xi, Jin-ping. 2014. *Xijinping tan zhiguo lizheng, diyijuan*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I, Vol. 1].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 習近平，2017，《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Xi, Jin-ping. 2017. *Xij Jinping tan zhiguo lizheng, dierjuan*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Vol. 2].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 習近平，2020，《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Xi, Jin-ping. 2020. *Xij Jinping tan zhiguo lizheng, disanjuan*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Vol. 3].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 習近平，2022，《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Xi, Jin-ping. 2022. *Xij Jinping tan zhiguo lizheng, disijuan*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Vol. 4].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 陳思賢譯，Andrew Heywood著，2009，《政治的意識形態》，臺北：五南。Chen, Sy-shyan, trans. Andrew Heywood. 2009. *Zhengzhi de yishi xingtai* [Political Ideologies]. Taipei: Wunan books.
- 新華網，2019，〈習近平會見出席2019年「創新經濟論壇」外方代表〉，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11/22/c_1125264342.htm，查閱時間：2023/3/9。
- Xinhuanet. 2019. “Xij Jinping huijian chuxi 2019 nian ‘chuangxin jingji luntan’ waifang daibiao” [Xi Jinping Meets with Foreign Representatives Attending the 2019 “Innovative Economy Forum”]. (Accessed on March 9, 2023).
- 新華網，2021，〈習近平：中國永遠不稱霸、不擴張、不謀求勢力範圍〉，http://www.xinhuanet.com/2021-04/20/c_1127350733.htm，查閱時間：2023/3/9。
- Xinhuanet. 2019. “Xij Jinping: zhongguo yongyuan bu chengba, bu kuozhang, bu mouqiu shili fanwei” [Xi Jinping: China Will Never Seek Hegemony, Expansion, Or Sphere of Influence]. (Accessed on March 9, 2023).
- Brautigam, Deborah. 2017. “China’s Debt-Trap Diplomacy.”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china-one-belt-one-road-loans-debt-by-brahma-chellaney-2017-01?barrier=accesspaylog> (August 15, 2022).
- Callahan, William A. 2008. “Chinese Visions of World Order: Post-Hegemonic or a New Hegemon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10 (4): 749-761.
- Chang-Liao, Nien-chung. 2016a. “China’s New Foreign Policy Under Xi Jinping.” *Asian Security*, 12 (2): 82-91.
- Chang-Liao, Nien-chung. 2016b. “The Sources of China’s Assertiveness: The System, Domestic Politics or Leadership Preferenc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92 (4): 817-833.
- Chen, Yawei, Abdul Mua Ti, Zamri Ahamd, Mastura Mahamed, and Diyana Kasimon. 2022.

- “The Comments of Chinese ‘Zhihu’ Netizens on the US Sanctions Against Huawei: The Role of anti-Western Centrism in Nationalist Narratives.” *Asian Journal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10 (2): 102-122.
- Chen, Zhimin. 2005. “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ism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4 (42): 35-53.
- Cheng, Joseph Yu-Shek., and Franklin Wankun Zhang. 1999.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 Strategies Under Mao and Deng: A Systematic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Kasarinlan: Philippine Journal of Third World Studies*, 14 (3): 91-114.
- Christensen, Thomas J. 2011. “The Advantages of an Assertive China: Responding to Beijing’s Abrasive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90 (2): 54-67.
- Cox, Robert W. 1983. “Gramsci,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Essay in Method.” *Millennium*, 12 (2): 162-175.
- Cunningham-Cross, Linsay., and William A. Callahan. 2011. “Ancient Chinese Power, Modern Chinese Thought.”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4 (4): 349-374.
- Dreyer, June Teufel. 2015. “The ‘Tianxia Trope’: Will China Change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4 (96): 1015-1031.
- Feng, Huiyun, Kai He, and Xuetong Yan. 2019. *Chinese Scholars and Foreign Policy: Deba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NY: Routledge.
- Gilpin, Robert. 1981.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 Weixing. 2019. “Xi Jinping’s ‘Major Country Diplomacy’: The Role of Leadership in Foreign Policy Transforma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8 (115): 1-14.
- Keohane, Robert. 1984.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indleberger, Charles Poor. 1975.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Vol. 4*.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Kou, Chien-wen. 2021. “The Reshaping of the Chinese Party-State Under Xi Jinping’s Rule: A Strong State Led by a Political Strongm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Dynamics under CCP, Taipei.
- Levine, Steven I. 1994. “Perception and Ideology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homas W Robinson and David L Shambaugh, ed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pp.30-4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u, Feng. 2020. "The Recalibration of Chinese Assertiveness: China's Responses to the Indo-Pacific Challenge." *International Affairs*, 96 (1): 9-27.
- Nathan, Andrew J., Boshu Zhang. 2021.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Rhetoric and Reality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under Xi Jinpi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31 (133): 57-71.
- Nie, Wenjuan. 2016. "Xi Jinping's Foreign Policy Dilemma: One Belt, One Road or the South China Se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38 (3): 422-444.
- Nordin, Astrid. 2016. "Hegemony in Chinese? Ba in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Lion Koenig and Bidisha Chaudhuri, eds., *Politics of the 'Other' in India and China: Western Concepts in Non-Western Contexts*, pp.204-213. Milton Park, Abingdon, Oxon: Routledge.
- Poh, Angela, and Mingjiang Li. 2017. "A China in Transition: The Rhetoric and Substance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Under Xi Jinping." *Asian Security*, 13 (2): 84-97.
- Roy, Denny. 1998. "China's Post-Deng Foreign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53 (1): 133-146.
- Roy, Denny. 2019. "Assertive China: Irredentism or Expansionism?" *Survival*, 61 (1): 51-74.
- Scobell, Andrew, and Scott W. Harold. 2013. "An 'assertive' China? Insights from Interviews." *Asian Security*, 9 (2): 111-131.
- Shambaugh, David. 1993. *Beautiful Imperialist: China Perceives America, 1972~1990*.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nidal, Duncan. 1985. "The Limits of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9 (4): 579-614.
- Sutter, Robert G. 2020.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Power and Policy of an Emerging Global Force*.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Swaine, Michael D. 2010. "Perceptions of an Assertive China."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32 (2): 1-19.
- Tsai, Wen-Hsuan. 2017. "Enabling China's Voice to Be Heard by The World: Ideas and Operation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External Propaganda System."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64 (3-4): 203-213.
- Vogel, Ezra F. 2011.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Vol. 10*. Massachusett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ang, Ban. 2017. *Chinese Visions of World Order: Tianxia, Culture, And World Politics*. Durham, North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 Wang, Clyde Yicheng. 2023. "Changing Strategies and Mixed Agendas: Contradiction and Fragmentation within China's External Propagand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32 (142): 586-301.
- Wang, Hung-jen. 2021. "Chinese IR Scholarship as a Relational Epistemology in the Study of China's Rise." *The China Quarterly*, 245: 262-275.
- Zhang, Chenchen. 2020. "Right-Wing Popu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dentity, Otherness, and Global Imaginaries in Debating World Politics Onlin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6 (1): 88-115.
- Zhang, Jian. 2015. "China's New Foreign Policy Under Xi Jinping: Towards 'Peaceful Rise 2.0'?" *Global Change, Peace & Security*, 27 (1): 5-19.
- Zhao, Suisheng. 2013. "Foreign Policy Implications of Chinese Nationalism Revisited: The Strident Tur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2 (82): 535-553.
- Zhao, Suisheng. 2016.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ragmatism and Strategic Behavior: Pragmatism and Strategic Behavior." In Suisheng Zhao, e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ragmatism and Strategic Behavior: Pragmatism and Strategic Behavior*, pp.3-20. New York: Routledge.
- Zhao, Suisheng. 2023. *The Dragon Roars Back: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 and Dynamics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Redwood Cit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